

在竹马乡,有这么一个人,他根据现实取材唱起了朗朗上口的山歌,他的一首《贫下中农一条心》几乎被当时竹马乡所有人传唱,并唱到了中南海。他曾先后7次参加省民歌演唱会和文艺汇演,并多次获一等奖。上世纪60年代,他曾被邀请到杭州,为亚洲作家会议代表演唱山歌,得到外宾的赞誉。1993年,他被授予了“浙江省民间艺术家”称号。现在竹马乡会唱山歌的歌手们所传的都是他的衣钵,可谓一个人影响了一代人,他就是竹马乡西宅村村方耀生。

那是一个山歌的时代,几乎人人都会唱上几段,但是,1997年,随着方耀生的去世,这个山歌盛行的时代似乎已经终结。然而事实上历史并没有就此落下帷幕,近几年,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、精神生活的丰富,曾经断代的竹马山歌又重新绽放魅力,并涌现出许多民间歌手,比如金志馥、金志春、蔡玉辉、李建强、李东升。他们与方耀生一样根据现实取材,唱山水风光,唱节日庆典,唱茶花之乡,唱出了人民生活的新面貌。

竹马山歌重新绽放魅力

方耀生山歌文化的守望者金志馥

他已是退休十年的老教师,他是草根文化的忠实记录者,他是方耀生山歌的积极传承人,前天,在竹马乡金店村,记者见到了72岁的金志馥。

金志馥与方耀生

方耀生一曲嘹亮山歌震撼了全中国,而关于其生活背景,大家却了解不多,金志馥却把它记了下来,收录在《文化金店》一书中。金志馥介绍说,方耀生本是竹马乡邵湖头村人,因家境贫寒,年近不惑,却未婚娶,经人介绍,入赘到乾西乡方塘一户人家,天生一副好嗓子,歌声洪亮,音色优美,从来唱不破,大家都叫他“铁喉”。恰巧当时9岁的金志馥上小学,寄宿在与方耀生同村的舅舅家,“方耀生的歌不用伴奏,简单易学,在哪儿都能唱,听着听着,大家就都会两句。”

揭开山歌的盖头来

谈起方耀生的山歌,金志馥便唱起了它的最初版本并做了简单介绍。第一段共四句作引,音调高,曲调长,“对面山上那个货(那个人,金华方言),过来格达(这边)坐几着(坐一会儿),阴凉树瓦(树下)大大天(聊聊天),要么庵哪(我们)对山歌哦。”对面答唱,“对面山上共咯货(那个人),蛮长(竖着)耳朵你听着,要对山歌随你便,不晓得依对粒货(啥东西)。”第二段变调,节奏转为明快,“啊哟山上青草长,牛羊成群满山岗,牛羊吃了青青草,只只养得肥又壮。”答唱,“啊哟山上种苹果,苹果种起满山岗,棵棵苹果满树挂,个个苹果甜又香。”

后随历史流变,改词演化,得以传唱下来。

方耀生山歌文化应得到传承

金志馥认为,方耀生的山歌文化是当地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,应该得到很好的传承。曾有人构想,基于金店村毗邻双龙、赤松两大风景区这一地缘优势,培育大量山歌歌手,模拟印象丽江等在风景区做实景演出。金志馥着手培养了四位徒弟:沈娅娜、金振汝,以及弟弟金志春和弟媳吴梅华夫妻档。据说当时设置这一对夫妻档,意在尝试将山歌推广为百姓生活交流的一种方式。但终因推进难度大,未能成功演出。金志馥解释说,方耀生的山歌特别挑嗓子,底子特别好才唱得好,而且唱法需得要领,升降调,长短音,起承转合,都要把握得当,另外自己的爱好家

人的配合演出的舞台、舆论的支持等因素都很重要。但总体来说,当下正是方耀生山歌文化继承的好时机,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,空闲时间增多,个人业余爱好有了较大的发展空间,现代人文化水平被快速提升,山歌曲调简单,学得快,改编容易,一旦激发了全民创作欲,山歌文化就能得到爆炸式的传播。另外,身为退休教师的金志馥,正筹划首先在退教协会红烛艺术团发展方耀生山歌文化,本报记者将作跟踪报道。

(实习生 张苑)



蔡玉辉:天生一副好嗓子 竹马山歌随心唱

蔡玉辉是竹马乡东宅村人,是婺城区首届农民歌王,她平时性格内敛,不善言辞,给人温和平静的感觉,但是,一唱起山歌来就可就是另外一幅场景了。“阿郎金华好地方哎,阿郎竹马茶花之乡,三月阳春茶花开喽,家家户户种茶花咯……”一唱起歌来,蔡玉辉就会情不自禁地配上动作,颇有台风,而且她的歌声清朗嘹亮、高亢深情,一听就是当下颇为流行的原生态唱法,让人感觉她很专业。但其实蔡玉辉对专业唱法一窍不通,她与山歌结缘主要是因为她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,清脆、婉转,而且中气很足,能够唱上很高的音。然而与她的山歌之路最密不可分的是要属三个人的影响与推动,一个是方耀生,一个是李淑新,还有一个是她的丈夫施小康。

年轻时代的记忆

蔡玉辉说她从小就喜欢唱歌,1956年出生的她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当班里的文艺委员,一直当到初中。“那时候我们班里的学生学音乐都是我教的,老师先教我,然后让我去教同学。”提起年少时的这段“音乐”,蔡玉辉感觉很自豪,而从那时候起,她心里就埋下了音乐的种子。那么,蔡玉辉你又是怎么样和山歌结缘的呢?她说因为她们村有一个方耀生,把竹马当地的山歌唱到了中南海。“15、16岁我就不读书了,到生产队放牛。那时正好方耀生开始出名,他的一首《贫下中农一条心》更是唱进了当时广大农民的心里。而且他很会唱山歌,只要公社里开会,不管什么会他都会上去唱几段,他的歌朗朗上口,大家一学就会,所以大家就跟着唱。”蔡玉辉说这就是她年轻时代的记忆。后来因为忙于生计,因为时代的改变,也因为方耀生的离世,蔡玉辉不再唱山歌,只是方耀生那时代,她重新唱起山歌之时,已是2010年。

重新唱起老山歌

2010年,婺城区举办首届农民歌王选拔赛,村妇女干部李淑新认为蔡玉辉的嗓子好,就鼓励她去参加,说肯定能获得好成绩。想着自己业余时间多了,这样的活动又有益身心,蔡玉辉就听从李淑新的建议去参加了这次农民歌王选拔赛。“这是几十年来我第一次重唱山歌,也是我第一次真正开始唱山歌。”蔡玉辉说。令人不曾想到的是,首届农民歌王选拔赛上,蔡玉辉一举夺魁。“这让我内心很振奋,也让很多人认识了我,于是,以后就经常有人找我参加类似的活动,我也乐意去唱山歌。”当然,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系列荣誉:2011年婺城区山歌会上被评为十佳歌手,2012年被金华电视台选送到杭州参加曼卡龙“幸福多一点”大型真人圆梦秀,今年她又将参加了市里组织的山歌培训会,备战更大型的赛事。因为多次参加活动,蔡玉辉唱的山歌一首一首多起来,从《山茶花》到《共产党是阿郎的天》再到《唱唱我们金华的幸福生活》,她唱的山歌越来越婉转动人。在欣赏蔡玉辉的高昂歌声时,大家可能不曾想到,她唱的这些歌都是丈夫施小康帮她写的。

你填词我来唱歌

“其实竹马山歌就一个调子,现在唱的山歌都是在方耀生的调子上改编的,只是词是重新填的。”施小康说,“我们主要就是结合当下生活取材,凭歌寄意,唱爱情,唱民俗,唱竹马人的故事。”施小康是一位锅炉工,但是他与蔡玉辉一样从小爱好文艺,是村里花头台中的鼓手,还擅长弹弦索。2010年的婺城区首届农民歌王选拔赛,李淑新也曾鼓励施小康参加,为此,他特地写了《山茶花》这首歌,想登台演唱。但是后来施小康觉得自己唱功不行,没有妻子蔡玉辉好,经过一番斟酌,他决定将新写的歌送给妻子,让妻子为他唱出心中的愿望。原创歌曲在比赛中会有一定的优势,这也帮助了蔡玉辉在首届农民歌王选拔赛上夺冠。那次夺冠又进而造就了蔡玉辉、施小康夫妻俩“你填词我来唱歌”的默契配合,几年来,蔡玉辉唱的山歌都为丈夫施小康所写。回顾这几年的山歌历程,蔡玉辉说:“其实我没有什么特点,只是嗓子好一些,能传唱多首山歌并获得一些奖项主要是因为有人影响我,有人引导我,有人帮助我。虽然我现在身体没之前好了,唱歌的功力也不如从前了,但是,我也会一直把竹马山歌唱下去,因为这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。”

(记者 周五南)



我们就是爱唱歌

金志春也是婺城区的农民歌王,在区首届农民歌王选拔赛上折魁,他是个性情爽朗的大伯。“我就是爱唱歌,打小就爱,还时不时就学几段婺剧,京剧什么的。像我这样的文艺爱好者一听到朗朗上口的山歌,自然一下子就爱上了。”问起怎么唱上山歌的,金志春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。上世纪70年代,金志春当着村里的民兵连长,时常参加公社里的会议。当时的山歌代表人物方耀生每次来参会都会唱上几段——“贫下中农一条心,天南海北一家人……”“受他影响,我就对山歌感兴趣了,有事没事就唱上了,就把他的调子记下了。”金志春还特地拜方耀生为师,练就了一身扎实的唱功。喜欢是一方面,另一方面,金志春认为对于老年人来讲,唱山歌也有它的可取之处。因为比起年轻人,老年人更需要有些兴趣爱好来消磨时光,而很多活动太累,老年人身体吃不消,但是唱唱歌却是没有问题的。而且,竹马山歌就一个调子,记住调子就可以随心唱来,什么形势唱什么歌,什么环境唱什么歌,甚至可以现编现唱。比如说,省领导来调研文化建设,就编曲“省委领导下乡来,竹马村民喜洋洋……”,过年时就唱“欢欢喜喜庆元宵,嘹亮歌声去悠扬;老汉高兴唱山歌,唱唱农村新气象……”

找回遗失的曲调

然而如此贴近群众,方便易学的竹马山歌也曾断代。“上世纪90年代之后就基本上没人唱了,当我们费尽心思把曲调找回来时已是2005年。”说起这件事情,金志春很是感慨。当时,村

金志春:莫让文化遗产失传

每个晴朗的早晨,竹马乡金店村附近的北山脚下都会出现这样一幕:丈夫吹着长笛,清冽、悠扬;妻子唱着山歌,高亢、透彻。歌声穿过山坡,穿过林地,飘荡在乡野田间,和着青山绿水、清风浮云,美妙而不可言。这对夫妻就是金店村人金志春、吴梅华,他们对竹马山歌情有独钟,配合传唱多年,并一起参加了2011年婺城区山歌会和元宵晚会。

民条件好起来了,文化活动也多了起来。提到文化活动,乡里、村里就都想到了当年方耀生的山歌,找了几个精通音律的人根据印象把竹马山歌的曲谱下来传唱。“为了保证曲调的正宗,我们还到市文化馆去核实过,确定和我们所谱的曲调和市文化馆的记录一样,才大范围重新传唱起来。当然,现在是有活动就唱。”金志春说。

金志春第一次正宗唱山歌是在2007年,当时,央视《乡约》栏目组来到竹马做节目,主持人肖东坡采访金志春时让他唱了一段竹马山歌。几千人的场面让金志春很紧张,但也让他回味无穷,让他对山歌的兴趣变得更加浓厚,并开始自己填写歌词。2010年,肖东坡再次来到竹马时,金志春和他一道唱起了自己编的曲:“金华婺城竹马乡,山清水秀好风光,承办茶花艺术节,茶文化远流长……”

莫让文化再失传

曾经遗失的曲调能够找回来是比较幸运的,金志春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相关部门能办个竹马山歌培训班,找个相对固定的时间、相对固定的地点,招几个人一起学学、唱唱竹马山歌,好让这个调子传承下去,不要再让它失传了。“我们老了,快唱不动了,需要年轻人接上来了。”金志春说虽然近年来,竹马乡非常重视对本地山歌的挖掘,在收集山歌歌曲和发现人才方面,下了很大的功夫。但是,乡里做的只能是保护性的工作,竹马山歌要传承还得有年轻人唱。目前,金志春和竹马乡另外几位老歌手金志馥、李建强和李东升也计划收几个喜欢唱山歌的年轻人做学生,他们免费教,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让竹马山歌一代代传下去。“不管在哪里人,做什么工作,只要想学山歌,都可以到竹马来找我们。”金志春说不管效果如何,他都会努力去做这件事。

(记者 周五南)



婺剧之乡唤醒少年天赋

他没有接受专业的音乐培训,却颇通乐理,能自编曲目;他是平民花农,闻名全省。日前,在竹马乡东宅村,记者见到了现年66岁的李东升。1948年,李东升出生于金华城郊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,两岁时过继给舅舅,来到竹马乡东宅村。竹马是有名的婺剧之乡,村里就有自己的婺剧团,幼年的李东升就非常喜欢看戏。上小学后,学校开设音乐课,李东升初步接触识谱、读谱,那些数字在他看来是神奇的精灵,“懂了点谱,听了就能记下来,给人看了就能唱出来,非常有用。”李东升回忆说。于是他听得十分仔细,还四处找来乐谱资料深入学习乐理。1966年,李东升读初二,本想报考艺术院校,却因家庭经济问题不得不从双龙初中辍学,回家务农。

但少年李东升是幸运的。辍学后,在村里频繁举行文艺活动的熏陶下,家里买不起乐器,他就自己动手削竹子,向人讨来蛇皮,煮了糯米浆糊,照着模样做了把胡琴。凭着天赋敏锐的听觉分辨力和音乐领悟力,他自学成了二胡能手,随后又自学了板胡、京胡、南胡、笛子、唢呐等民间乐器,并最终担任了村婺剧团的主胡角色。上世纪70年代末,李东升参加了县里的文艺创作学习班,找来《百寿图》、《辕门斩子》、《三请梨花》、《僧尼会》等经典戏,边听边记谱,自己给自己做试听练耳,并开始尝试作曲。他结合时代背景,先后创作了《攻坚团之歌》、《民兵战歌》、《对山歌》等曲目,并排演了自编自导节目锣鼓说唱《计生法》、婺剧表演唱《四娘说娃》、小品《来料加工》等,得到群众广泛好评。

李东升:草根作曲家助力山茶花经济

草根作曲家助力山茶花经济

竹马乡遍地是茶花,李东升家也经营着茶花园,在自家宅院里也会放上几盆以供赏玩。谈到茶花经营,李东升提出了自己作为民间艺人的独到见解。他认为,婺剧和山茶花一样,都很有本地特色,用婺剧可以很好地助推茶花文化,促进发展茶花经济。于是,2010年,李东升为金华市第十八届茶花展暨首届婺城茶花节编写了婺剧《家乡山茶花》,“阳春阳春三月茶花开,逃离飘零花凋谢啊花凋谢,唯有山茶花,唯有山茶花耐久开,从头年十月间啊开到四月间,你们看,大红绣球,狮子笑,排色芙蓉赛牡丹,大元宝,小元宝,五彩缤纷赛洛阳;花鹤龄,花槟榔,十八学士东方亮;六角大红,真当红,红得大地气象新来气象新……”大家看,茶花之乡客人多,川流不息来不断,东南西北花老板,物色品牌忙不断,扛得扛抬的抬,一车一车外地销,富民政策真当好,花农脸上咪咪笑来咪咪笑,家乡山茶花扬国内外……”农农的智慧,艺人的才情,全写在了这戏里。

最新力作描绘农村新貌

李东升回忆说,自己近几年来在音乐方面的成长非常快,对作曲创作也是颇有心得,“为了配合表达的需要,必须是先写词,再谱曲,汉字有平仄音,音符有升降调,词曲统一才能出好作品;写曲子最好在晚上,想到一句好的就赶紧起来写。”写下谱曲后,李东升就会操起胡琴对照音准、音色,再与妻子梅翠华合作说唱演奏,不断调整修改,直到曲词顺畅、和谐。目前,他正在组织编排一个最新曲目,用于参加婺城区团体文艺大赛,在舞台上秀出竹马乡的风采。曲名叫《美丽的茶花农家园》,是婺剧表演唱芦花调,歌词写得十分应景。在李东升家,记者看到了他多年来原创的曲目和部分翻译的曲谱,堆了厚厚一叠,李东升有些兴奋地说:“以后要努力把好的东西都写出来,表达和赞美我的家乡。”

(实习生 张苑)



李建强:我的音乐启蒙在一把蒲扇里

他已是六旬老人,却是一副孩童的调皮模样;他是50后,却俨然没有同龄人对苦难岁月的念叨;他是村里有名的笑星,更被大家尊为“竹马乡山歌大王”。他是何许人也?在竹马乡西宅村老年活动中心管理处,记者见到了现年62岁的李建强。

“我的音乐启蒙在一把蒲扇里”

1952年,李建强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,他10岁上小学,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,正在读四年级的他因此辍学。在仅有的四年教育经历中,李建强学会了写字和识谱,一曲《快马奔驰走江山》唱红了全村,但李建强说,他的音乐启蒙在上小学前,在一把古老的蒲扇里。那时,李建强9岁,家附近有个体老大,年近花甲,叫徐娇娥,天天在家门口坐着唱歌。李建强回忆说:“太好听了!我一定要跟她学!”于是,李建强一听到老太太在唱歌,就从家里搬去小凳,坐到老太太身旁,老太太唱一句,他就跟一句,还拿过老太太手里的一把蒲扇,悠悠地给老太太扇着风,打着节奏。李建强最早学的曲子叫《状元歌》,曲子很长,没有书面记录,现在的他也只能唱出前面四篇,说着,就给大家唱了起来,歌词都是当地方言,歌声赢得了村民的阵阵喝彩和掌声。在西宅村老年活动中心,记者还见到了徐娇娥最小的儿子,现已88岁高龄的于德兴。他回忆说,母亲有裁缝手艺,一边做一边唱,雇主家也都很喜欢听。夏天傍晚,一家人吃完饭,母亲收拾好碗筷,兄妹三人享受着弄堂里凉爽的风,听母亲唱歌,母亲有唱不完的歌,于德兴说,他最爱听《孟姜女哭长城》,母亲是那个年代少有的读过很多书的女人,她唱的曲子大概都是书里学来的。

调皮放牛娃邂逅山歌大师

1966年,李建强从背着书包上学堂的小二郎摇身一变成了放牛娃,在这一年,他遇到了音乐生涯里的第二位恩师——王跃生。那时,李建强在东边的黄山头听到王跃生在西边的年台头(山名)上唱《对面山上》,很好听。抬眼一望,那人也和自己一样牵着牛,顿觉有趣,便开始调皮地搭讪:“你的歌唱得不对,对面山上哪有人?”王跃生半是倔强半是强说:“小孩子不懂。”就更带劲儿地唱起来,一来一往,一逗一唱,听得多了,李建强就能学着唱两句,王跃生发现他嗓子先天条件很好,就开始天天站在对面山头,一句一句地教他。2001年,李建强想起当年王跃生自编自唱走红大中国,便突发灵感用《对面山上》的曲调填词作成了《金华山歌》,“春满婺城吹竹马乡哩,老汉高兴上山放牛羊哎,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哎,土地承包各家小变洋房哎,老汉高兴越唱越劲劲哎,老汉欢快乐越越年轻哎——”2009年,他又应浙江师范大学的邀请,写了新歌《丛丛山岭》,描述的是离家五、六公里的蛤蟆山上的风景,山里有泉,山下有溪,溪里野鸭成群,夏日的黄昏,凉风阵阵,身心畅快,无限欢愉。这首歌被村里小学收录,用来充实音乐课的内容。村民们说,这首歌孩子们都会唱。

“他的山歌我想听一辈子,就嫁给他了”

李建强平时要负责村里老年活动中心的日常管理,家里经营着一个坩埚厂,多是妻子倪菊花操持着,常常要忙到晚上八点以后,倪菊花带着一身疲惫回到家,李建强就给她唱山歌,倪菊花说:“他唱歌给我听,我就觉得很开心,就不累了。”倪菊花回忆当年,22岁的她刚认识李建强,种田、放牛、割稻子,李建强就一边干活一边给她唱山歌,山歌震撼了姑娘的听觉,也打动了姑娘的心,“他的山歌我想听一辈子,就嫁给他了。”李建强参加民间文艺演出,倪菊花就帮他排练,对照着春节联欢晚会给他提建议,耽搁了家里的事也从无怨言。有一次,李建强与邻村的罗卫仙搭档演唱李东升写的《对山歌》,因为是情歌,俩人有些尴尬,李建强本来就有点怯场,“他们一鼓掌,我就紧张。”这样一来,怯场的情况就更严重了。倪菊花就开始做俩人的思想工作,每天下班回来给他们排练,“我也希望他能出名,不出名也没关系,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好,我只要他开心。”在倪菊花那里,李建强的山歌似乎有无尽的魔力,“他的山歌我听了三十八、九年了,还是听不腻,就是很好听。”

(实习生 张苑)